

舊小說

乙集六 唐

大唐奇事

馬總

廉廣

廉廣者魯人也。因採藥於秦和。遇風雨。止於大樹下。及夜半雨晴。信步而行。俄逢一人。有若隱士。問廣曰。君何深夜在此。仍林下共坐。語移時。忽謂廣曰。我能畫。可奉君法。廣唯唯。乃曰。我與君一筆。但密藏焉。卽隨意而畫。當通靈。因懷中取一五色筆。以授之。廣拜謝。訖。此人忽不見。爾後頗有驗。但祕其事。不敢輕畫。後因至中都縣。李令者。性好畫。又知其事。命廣至。飲酒。從容問之。廣祕而不言。李苦告之。廣不得已。乃於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赴敵。其尉趙知之。亦堅命之。廣又於趙廨中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擬戰。其夕雨處所畫之鬼兵俱出戰。李及趙既見此異。不敢留。遂皆毀所畫鬼兵。廣亦懼而逃。往下邳。下邳令知其事。又切請廣畫。廣因告曰。余偶夜遇一神靈。傳得畫法。每不敢下筆。其如往往爲妖。幸察之。其幸不聽。謂廣曰。畫鬼兵卽戰。畫物必不戰也。因命畫一龍。廣勉而畫之。筆纔絕。雲蒸霧起。飄風條至。畫龍忽乘雲而上。致滂沱之雨。連日不止。令憂深壞邑。居。復疑廣有妖術。乃收廣下獄。窮詰之。廣稱無妖術。以雨猶未止。令怒甚。廣於獄內號泣。追告山神。其夜夢神人言曰。君當畫一大鳥。叱而乘之。飛卽免矣。廣及曙。乃密畫一大鳥。試叱之。果展翅。廣乘之。飛遠而去。直至泰山而下。尋復見神。謂廣曰。君言泄於人。閒固有難厄也。本

與君一小筆。欲爲君致福。君反自致禍。君當見還。廣乃懷中探筆還之。神尋不見。廣因不復能畫。下邳畫龍。竟爲泥壁。

王守一

唐貞觀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常負一大壺賣藥。人有求買之不得者。病必死。或急趁無疾人授與之者。其人旬日後。必染沈痼也。柳信者。世居洛陽。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旣冠後。忽於眉頭上生一肉塊。歷使療之。不能除去。及聞此布衣。遂躬自禱請。旣至其家。乃出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猶若祭祝。後方於壺中探一丸藥。嚼傳肉塊。復請具樽俎。須臾間。肉塊破。有小蛇一條。突出在地。約長五寸。五色爛然。漸漸長及一丈已來。其布衣乃盡飲其酒。叱蛇一聲。其蛇騰起。雲霧昏暗。布衣忻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往。

管子文

李林甫爲相。初年。有一布衣詣謁之。關吏謂曰。朝廷新命相國。大僚尙未敢及門。何布衣容易謁之邪。布衣執刺待於路傍。高聲自稱曰。業八體書生。管子文。欲見相國伸一言。林甫召之於賓館。至夜靜月下。揖之。生曰。僕實老於書藝。亦自少遊圖籍之圃。嘗竊見古昔興亡。明主賢臣之事。故願謁公以伸一言。林甫曰。僕偶備位於輔弼。實非才器。已恐不勝大任。福過禍隨也。君幸辱玉趾。敢受教於君。君其無惜藥石之言。以惠鄙人。生曰。古人不容易而談者。蓋知談之易聽之難也。必能少覽容易之言。而不容易而聽。則涓塵皆可以裨海岳也。況聖哲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公若聞一言。卽欲奉而行之。臨一事。卽恣

心狗意如此。則雖日納獻言之士。亦無益也。林甫乃容恭意謹而言曰。君但一言教僕。僕當書紳而永爲箴誡。生曰。君聞美言必喜。聞惡言必怒。僕以美言譽君。則無裨君之事。以惡言諷君。必犯君之顏色。既犯君之顏色。君復怒我。即不得盡伸惡言矣。美言狗而損惡言直而益。君當悉察之。容我之言。勿復加怒。林甫不覺膝席而聽。生曰。君爲相。相天子也。相天子。安宗社保國也。宗社安。萬國寧。則天子無事。天子無事。則君之無事。設或天下有一人失所。即罪在天子。罪在天子。焉用君相。夫爲相之道。不必獨任天下事。當舉文治天下之民。舉武定天下之亂。用仁人撫疲療。用義士和鬪戰。自修節儉。以諷上。以化下。自守忠貞。以事主。以律人。固不暇躬勤庶政也。庶政得人。即治。苟不得人。雖才如伊呂。亦不治。噫。相國慎之。林甫聽之。駭然遽起。拜謝之。生又曰。公知斯運之通塞邪。林甫曰。君當盡教我。我當終身不忘。生曰。夫治生亂。亂生治。今古不能易也。我國家自革隋亂而治。至於今日。亂將生矣。君其記之。林甫又拜謝。至曙。欲聞於上。靡以一爵祿。令左右潛守之。堅求退曰。我本祇欲達一言於公。今得竭愚悃。而又辱見納。又何用阻野人之歸也。林甫堅留之。不得遂去。林甫令人暗逐之。生至南山中一石洞。其人尋亦入石洞。遽不見生。唯有故舊大筆一。其人攜以白林甫。林甫以其筆置於書閣。焚香拜祝。其夕筆忽化爲一五色禽。飛去。不知所之。

劉潛女

隴右百姓劉潛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質。繼有求聘者。其父未許。家養一鸚鵡。能言無比。此女每日與之言語。後得佛經一卷。鸚鵡念之。或有差誤。女必證之。每念此經。女必焚香。忽一日。鸚鵡謂女曰。開我

龍爾自居之。我當飛去。女怪而問之。何此言邪。鸚鵡曰。爾本與我身同。偶託化劉潛之家。今須卻復本族。無怪我言。人不識爾。我固識爾。其女驚白其父母。父母遂開籠放鸚鵡飛去。曉夕監守其女。後三日。女無故而死。父母驚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屍忽爲一白鸚鵡飛去。不知所之。

會昌解頤錄

包 渭

牛生

牛生自河東赴舉。行至華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湯餅。昏時。有一人窮寒。衣服藍縷。亦來投店。牛生見而念之。要與同食。此人曰。某窮寒。不辦得錢。今朝已空腹行百餘里矣。遂食四五碗。便臥於牀前地上。其聲如牛。至五更。此人至牛生牀前曰。請公略至門外。有事要言之。連催出門。曰。某非人。冥使耳。深愧昨夜一餐。今有少相報。公爲置三幅紙及筆硯來。牛生與之。此人令牛生遠立。自坐樹下。袖中出一卷書牒之。看數張。卽書兩行。如此三度。訖。求紙封之。書云。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謂牛生曰。公若遇災難危篤。不可免者。卽焚香以次開之。視若或可免。卽不須開。言訖。行數步。不見矣。牛生絨置書囊中。不甚信也。及至京。止客戶坊。飢貧甚。絕食。忽憶此書。故開第一封。題云。可於菩提寺門前坐。自客戶坊至菩提寺。可三十餘里。飢困且雨雪。乘驢而往。自辰至鼓聲欲絕。方至寺門。坐未定。有一僧自寺內出。叱牛生曰。雨雪如此。君爲何人。而至此。若凍死。豈不見累耶。牛生曰。某是舉人。至此值夜。略借寺門前一宿。明日自去耳。僧曰。不知是秀才。可止貧道院也。旣入。僧乃爲設火具食。會語久之。曰。賢宗晉陽長官。與秀才遠近。牛生曰。是叔父也。僧乃取晉陽手書令識之。皆不謬。僧喜曰。晉陽常寄錢三千貫文在此。絕不復來。

取某年老一朝澄至便無所付今盡以相與牛生先取將錢千貫買宅置車馬納僕妾遂爲富人又以求名失路復開第二封書題云西市食店張家樓上坐牛生如言詣張氏獨止於一室下簾而坐有數人少年上樓來中有一人白衫坐定忽曰某本只有五百千今請添至七百千此外卽力不及也一人又曰進士及第何惜千緡牛生知其貨及第矣及出揖之白衫少年卽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貫奉郎君別有二百千奉諸公酒食之費不煩他議也少年許之果登上第歷任臺省後爲河中節度副使經一年疾困遂開第三封題云可處置家事乃沐浴修遺書纔訖而遂終焉

張卓

張卓者蜀人唐開元中明經及第歸蜀覲省唯有一驢衣與書悉背在上不暇乘但驅而行取便路自斜谷中數日將至洋州驢忽然奔擲入深箐中尋之不得天將暮又無人家欲宿林下且懼狼虎是夜月明約行數十里得大路更三二里見大宅朱門西開天旣明有山童自宅中出卓問求水童歸遂巡見一人朱冠高履曳杖而出卓趨而拜之大仙曰觀子塵中之人何爲至此卓具陳之仙曰有緣耳乃命坐賜杯水香滑清冷身覺輕健又設美饌訖就西院沐浴以衣一箱衣之仙曰子骨未成就分當留此某有一女兼欲聘之卓起拜謝是夕成禮數日卓忽思家仙人與卓二朱符二黑符一黑符可置於頭入人家能隱形一黑符可置左臂千里之內引手取之一朱符可置舌上有不可卻者開口示之一朱符可置左足卽能覺地脈及拒非常然勿恃靈符自顛狂耳卓至京師見一大宅人馬駢闐窮極華盛卓入之經數門至廳事見鋪陳羅列賓客滿堂又於帳內粧飾一女年可十五六卓領之潛於中門聞一宅切切之聲云相

公失小娘子。具事聞奏。敕羅葉二師就宅尋之。葉公踏步叩齒噴水。化成一條黑氣。直至卓前。見一少年。執女衣襟。右座一見。怒極。令前擒之。卓因舉臂如抵牆壁。終不能近。遽以狗馬血潑之。又以刀劍擊刺之。卓乃開口。鋒刃斷折。續又敕使宣云。斷頸進上。卓聞而懼。因脫左鞋伸足推之。右座及羅葉二師暨敕使。皆仰仆焉。葉公曰。向來入門。見非常之氣。及其開口。果有太乙使者。相公但獲愛女。何苦相害。卓因縱女。上使衛兵送歸舊山。仙人曳杖途中曰。張郎不聽吾語。遽遭羅網也。侍衛兵士尙隨之。仙人以拄杖畫地。化爲大江。波濤浩淼。闊三二里。妻以箴帔搭於水上。須臾化一飛橋。在半天之上。仙人前行。卓次之。妻又次之。三人登橋而過。隨步旋收。但見蒼山四合。削壁萬重。人皆遙禮。歸奏玄宗。俄發使就山祭醮之。因呼爲隔仙山。在洋州西六十里。至今存焉。

峽口道士

開元中。峽口多虎。往來舟船。皆被傷害。自後。但是有船將下峽之時。即預一人充飼虎。方舉船無患。不然。則船中被害者衆矣。自此成例。船留一人上岸飼虎。經數日。其後有一船。內皆豪強。數內有一人單窮。被衆推出。令上岸飼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爲出船。而謂諸人曰。某貧窮。合爲諸公代死。然人各有分定。苟不便爲其所害。某別有懇誠。請諸公能允許否。衆人聞其語言甚切。爲之愴然而問曰。爾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便上岸。尋其虎蹤。當自別有計較。但懇爲某留船灘下。至日午時若不來。即任船去也。衆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灘下。不止住今日午時。兼爲爾留宿。俟明日若不來。船即去也。言訖。船乃下灘。其人乃執一長柯斧。便上岸入山。尋虎。並不見有人蹤。但見虎跡而已。林木深邃。其人乃見一路虎蹤甚稠。乃更尋

之至一山隘。泥極甚。虎蹤轉多。更行半里。卽見一大石室。又有一石牀。見一道士在石牀上而熟寐。架上有一張虎皮。其人意是變虎之所。乃躡足於架上。取皮執斧。去皮而立。道士忽驚覺。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合食汝。汝何竊吾皮。其人曰。我合食爾。爾何反有是言。二人爭競。移時不已。道士詞屈。乃曰。吾有罪於上帝。被謫在此爲虎。令食一千人。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數當足。吾今不幸。爲汝竊皮。若不歸。吾必須別更爲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計。吾與汝俱獲兩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執皮還船中。剪髮及鬚鬢少許。剪指甲。兼頭面脚手。及身上各灑少血二三升。以故衣三兩事裹之。待吾到岸上。汝可拋皮與吾。吾取披已。化爲虎。卽將此物拋與吾。取而食之。卽與汝無異也。其人遂披皮執斧而歸。船中諸人驚訝。而備述其由。遂於船中依虎所教待之。遲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拋皮與之。道士取皮衣振迅。俄變成虎。哮吼跳躑。又拋衣與虎。乃嚙食而去。自後便不聞有虎傷人。衆言食人數足。自當歸天去矣。

劉立

劉立者。爲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弱質。託附君子。深蒙愛重。將謂琴瑟之和。終以偕老。何期一旦。捨君長逝。哽咽涕泗。不能自勝。立曰。君素無疾恙。何得如此。妻言後數日。沉困精思恍惚。自度必不濟矣。且以小女美美爲託。又謂立曰。他日美美成長。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及立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時鄭帥崔公。卽立之表丈也。立往詣之。崔待之亦厚。念其貧。令賓幕。致書於諸縣。將以濟之。有縣令某者。邀立往郭外看花。及期而縣令有故。不克同往。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三二里。見一杏

園花盛發，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垣中窺立，又行百許步，乃至趙長官宅，入門見人物匆遽，若有驚急。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內，如是數四，又聞趙公嗟歎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某月爲長葛尉乎？』曰：「然。」婚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有僕名秋笋乎？曰：「然。」僕今控馬者是矣。趙公歎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笋入宅中，見一女可十五六，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拜而出，莫知其由。立亦訝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若暴卒，既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今雖隔生，而情愛未斷，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歎歎久之，須臾縣令亦至，衆客具集，趙具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尙未高，亦有名宦，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衆共成之。」於是成壻，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

賈耽

賈耽相公鎮滑臺日，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漸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出金帛募善醫者，自兩京及山東諸道醫人無不至者，雖接待豐厚，率皆以無效而旋。後有人自劍南來，診候旬日，亦不識其狀，乃謂其子曰：「某之醫家傳三世矣，凡見人之疾，則必究其源，今觀叟則惘然無知，豈某之藝未至，而叟天降之災乎？」然某聞府帥博學多能，蓋異人也。至於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將以遺御史候公之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之，儻有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將有言，爲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父後語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徵，今頗煩躁，若厭人語，爾可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彼。

其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磬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卽香。叟渴欲飲，而氣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飲，則覺四體稍輕，飲之不已，卽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賈師復出，至前所置車處，問曰：「前度病人在否？」吏報：「今已平復。」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風癰，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卽飲黃龍落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時人聞之，咸服公之博識。則醫工所謂異人者信矣。

張立本

唐丞相牛僧孺在中書，草場官張立本有一女爲妖物所魅。其妖來時，女卽濃粧盛服於閨中，如與人語笑。其去卽狂呼號泣不已。久每自稱高侍郎。一日忽吟一首云：「危冠廣袖楚宮粧，獨步閒庭逐夜涼。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立本乃隨口抄之。立本與僧法舟爲友，至其宅，遂示其詩云：「某女少不曾讀書，不知因何而能，舟乃與立本兩粒丹，令其女服之，不旬日而疾自愈。其女說云：宅後有竹叢，與高鏐侍郎墓近，其中有野狐窟穴，因被其魅服丹之後，不聞其疾再發矣。」

元自虛

開元中，元自虛爲汀州刺史。至郡，部衆官皆見有一人，年垂八十，自稱蕭老，一家數口，在使君宅中累世，幸不占廳堂，言訖而沒。自後凡有吉凶，蕭老必預報，無不應者。自虛剛正，常不信之。而家人每夜見怪異，或見有人坐於簷上，脚垂於地，或見人兩兩三三空中而行，或抱嬰兒問人乞食，或有美人濃粧美服，在

月下言笑多擲磚瓦。家人乃白自虛曰：「常聞廚後空舍，是神堂。前人皆以香火事之，今不然，故妖怪如此。」自虛怒，殊不信。忽一日，蕭老謁自虛云：「今當遠訪親舊，以數口爲託，言訖而去。」自虛以問老吏，吏云：「常聞使宅堂後枯樹中有山魃，自虛令積柴與樹齊，縱火焚之，問樹中冤枉之聲，不可聽。」月餘，蕭老歸，縞素哀哭曰：「無何遠出，委妻子於賊手。今四海之內，孑然一身，當令公知之耳。」乃於衣帶解一小合，大如彈丸，擲之於地。云：「速去，速去。」自虛俯拾開之，見有一小虎，大纔如蠅，自虛欲捉之，遂跳於地，已長數寸，跳擲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門。其家大小百餘人，盡爲所斃。虎亦不見。自虛者亦一身而已。

章丹

章丹大夫及第後，歷任西臺御史，每常好道，未曾有遇京國有道者。與丹交遊歲久，忽一日，謂丹曰：「子好道心堅，大抵骨格不成，某不能盡知其事，可自往徐州問黑老耳。」丹乃求假出往徐州。經數日，問之，皆云：「無黑老。」召一衙吏問之曰：「此州城有黑老家在何處？」吏曰：「此城郭內並無，去此五里瓜園中，有一人姓陳，黑瘦，貧寒，爲人傭作，賃半間茅屋而住。此州人見其黑瘦，衆皆呼爲黑老。」章公曰：「可爲某邀取來。」吏人至瓜園中喚之，黑老終不肯來。乃驅迫之至驛，章公已具公服在門首祇候。章公一見，便再拜。黑老曰：「某傭作求食，不知有何罪，今被捉來，願得生迴。」又復怖畏驚恐，欲走出門。爲吏人等遮欄不放。自辰及酉，章公禮貌益恭，黑老驚惶轉甚，略請上廳，終不能得。至二更來，方上塔，不肯正坐。章公再拜，請叩問不已。至三更，黑老忽然倒臥於牀上，鼻息如雷。章公兢兢床前而立，久因困極，不覺兼公服亦倒臥在床前地上。睡至五更，黑老起來，以手撫章公背云：「汝起，汝起，汝似好道，吾亦愛之。」大抵骨格不成就，且須向人間

富貴待合得時。吾當來迎汝。不然恐汝失路耳。初秋日可再來此。當爲汝盡話。言訖。條已不見。韋公卻歸。至立秋前一日晚。至徐州。黑老已辰時死矣。韋公憫悵埋之而去。自後寂絕二十年。不知信息。韋公官江西觀察使。到郡二年。忽一日。有一叟謂關人曰。爾報公可道黑老來也。公聞之。倒屣相迎。公明日無疾忽然卒。皆言黑老迎韋公上仙矣。

趙思明

趙冬曦任吏部尚書。吏部參選事例。每年銓曹人吏。舊例各合得一員外。及論薦親族。衆人皆悉論請。有令史趙思明一人。二年之內。未嘗有言。冬曦謂曰。銓曹往例。各合得一官。或薦他人亦得。思明又不言。但唯而退。冬曦益怪之。一日又召而謂曰。以某今日之勢。三千餘人選客。某下筆。卽能自貧而富。捨賤而貴。饑之飽之。皆自吾筆。人人皆有所請。而子獨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貴關天。官職是當來之分。未遇何以恨然。三千之人。一官一名。皆是分定。只假尚書之筆。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不敢以閑事撓於尚書。冬曦曰。如子之言。當賢人也。兼能自知休咎耶。思明曰。賢不敢當。思明來年始合於尚書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請也。冬曦曰。來年自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如何。思明曰。今請於階下書來年於尚書下授官月日。及請授俸料多少。亦請尚書同封記。請壞廳上壁內。書記卻泥封之。若來年授官日。一字參差。請死於階下。乃再拜而去。冬曦雖不言。心常怪之。妄誕常擬與注別異。一官忽一日上幸溫泉。見白鹿昇天。遂改會昌縣爲昭應。敕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與思明注其縣焉。及事畢。乃召而問之曰。昨上幸溫泉。白鹿昇天。改其縣爲昭應。其縣與長安萬年不殊。今爲注其官。子且妄語。豈能先知此乎。思

明拜謝曰。請尙書壞壁驗之。遂乃拆壁開封。看題云。來年某月日。上幸溫泉。改其縣爲昭應。蒙注授其官。及所請俸料。一無差謬。冬曦甚驚異之。自後凡有事。皆發使問之。莫不神驗。冬曦罷吏部。差人問思明。當更得何官。思明報云。向西得一大郡。且卻後旬日。上召冬曦。問江西風土。冬曦奏對稱旨。乃曰。冬曦真豫章父母。遂除江南觀察使。到郡之後。有事發使問之。無不尅應。卻後二年。疾病危篤。差人題之。思明報云。可部署家事。冬曦知其不免。其疾危困而卒。

大唐新語

劉肅

益州長吏

唐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旣而恆恐有甘子爲布所損。每歲多壞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敍以布裹甘子爲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才。知名當代。

唐王皇后

唐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謀奪嫡。王皇后性妬。稍不能平。玄宗乃廢后爲庶人。膚受日聞。及太子之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九齡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恕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隱忍久之。李林甫等秉政。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瑤。光王琚。同日併命。海內痛之。號爲三庶。太子旣冤。武氏及左右屢見爲祟。宮中終夜相恐。或聞鬼聲叫笑。召

覲巫視之。皆曰：三庶爲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視而酹之。武妃死。其厲乃息。玄宗乃立肅宗爲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矣。三庶人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薨。識者知有神通焉。

朱桃椎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沈浮人間。竇軌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以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織芒屨置之於路。見者皆曰：朱居士之屨也。爲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一答。既而便去。士廉每加褒異。蜀人以爲美談。

崔思兢

崔思兢。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行岷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乃殺之。投尸於洛水。行岷按略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岷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勘汝。毋悔。行岷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須實狀。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爲陛下試臣爾。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曾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行岷懼。逼宣家令訪妾。思兢乃於中橋南北多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匹。顧刺客殺告者。而侵晨伏於臺前。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爲宣家服役。宣委之同於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略闌人。以通於告者。告者遂稱云：崔家顧人刺我。請以聞。臺

中驚憂。思兢素重館客。知不疑。密隨之。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還汝五百緡。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則亦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兢於告者之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

張懷慶

唐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儉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爲之語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劉希夷

唐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詩。詞旨悲苦。不爲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爲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旣而自悔曰。我此詩識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旣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識矣。然生死由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歲。爲奸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昱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爲集中之最。由是大爲時人所稱。

婁師德

婁師德以殿中充河源軍使。唐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澗。八縱七捷。優制褒美。授左驍騎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與不安。無故驚曰。撫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似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爲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伏。俄

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尙不免濫。爲政得不慎之歟。

仙傳拾遺

關名

周穆王

周穆王名滿。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還。穆王乃立。時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以傲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使造父爲御。得白狐玄貉。以祭於河宗。導車涉弱水。魚鼈龍鼉。以爲梁。遂登於泰山。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王答曰。余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又至於雷首。太行。遂入於宗周。時尹喜旣通流沙。草棲於終南之陰。王追其舊跡。招隱士尹輒。杜沖。居於草棲之所。因號樓觀。從詣焉。祭父自鄭圃來謁。諫王以徐偃之亂。王乃反國。宗社復安。王造崑崙時。飲蜂山石髓。食玉樹之實。乃登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飛靈沖天之道。而示跡託形者。蓋所以示民有終耳。況其飲琉璃之膏。進甜雪之味。素蓮黑鬋。碧藕白橘。皆神仙之物。得不延期長生乎。又云。西王母降穆王之宮。相與昇雲而去。

燕昭王

燕昭王者。王噲之子也。及卽位。好神仙之道。仙人甘肅臣事之。爲王述昆臺登真之事。去嗜欲。撤聲色。無思無爲。可以致道。王行之旣久。谷將子乘虛而集。告於王曰。西王母將降觀爾之所修。示爾以靈玄之要。後一年。王母果至。與王遊燈林之下。說炎皇鑽火之術。然綠桂膏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集王之宮。得圓

邱硃砂結而爲佩玉。登捭日之臺。發神鳥所銜洞光之珠。以消煩暑。自是王母三降於燕宮。而昭王狗於攻取。不能遵甘露澄靜之旨。王母亦不復至。甘露曰。王母所設之饌。非人世所有。玉酒金醴。後期萬祀。王既嘗之。自當得道矣。但在虛凝純白。保其遐齡耳。甘露亦昇天而去。三十三年。王無疾而殂。形骨柔輓。香氣盈庭。子惠王立矣。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因爲其號。先生姓王。名栩。亦居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之術。二子欲馳騁諸侯之國。以智詐相傾奪。不可化以至道。夫至道玄微。非下才得造次而傳。先生痛其道廢絕。數對蘇張涕泣。然終不能寤。蘇張學成。別去。先生與一隻鴈化爲犬。北引二子。卽日到秦矣。先生凝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秦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銜草以覆死人。而遂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齋草以問先生。先生曰。巨海之中有十洲。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光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生在瓊田中。亦名養神芝。其葉似菰。不叢生。一株可活千人耳。

陽翁伯

陽翁伯者。盧龍人也。事親以孝。葬父母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其上無水。翁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神明感之。出泉於其墓側。因引水就官道。以濟行人。嘗有飲馬者。以白石一升與之。令翁伯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雙。一日忽有青童乘虛而至。引翁伯至海上仙山。謁羣仙曰。此種玉陽翁伯也。一仙

人曰。汝以孝於親。神真所感。昔以玉種與之。汝果能種之。汝當夫婦俱仙。今此宮卽汝他日所居也。天帝將巡省於此。開禮玉十珏。汝可致之。言訖。使仙童與俱還。翁伯以禮玉十珏。以授仙童。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謂媒者曰。得白璧一雙可矣。翁伯以白璧五雙。遂壻徐氏。數年。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今謂其所居爲玉田坊。翁伯仙去後。子孫立大石柱於田中。以紀其事。

王喬

王喬。河東人也。漢顯宗時。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臨至。必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鳥焉。乃四年時。所賜尙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縣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忽下玉棺於庭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欲召我耶。乃沐浴服餌。臥棺中。蓋便立復。宿昔乃葬。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羊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禱無不應。遠近尊崇。帝詔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或云。卽古仙人王喬也。示變化之跡於世耳。

周隱遙

周隱遙。洞庭山道士。自云角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祖角里廟。角里邵言其數世得道。嘗居焦山中。學太陰鍊形之道。死於崖窟中。囑其弟子曰。檢視我屍。勿令他物所犯。六年後。若再生。當以衣裳衣我。弟子視之初。則臭穢蟲壤。唯五臟不變。依言閉護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卻生。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衣之。髮鬢而黑。髭鬚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已四十餘年。近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